

背海的人

王文興



背海的人

洪範文學叢書 ⑦ 王文興著

• 5

3

洪範文學叢書 ①

背海的人

王文興

洪範書店印行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人的海背

⑥7 書叢學文範洪

著者：王文興

發行人：孫致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五三號信箱

電話：三九二七七·三九四六七九〇

郵政劃撥：〇一〇七四〇二——〇

印刷廠：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

六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元90價定

六年，通過現代寓言的形式，以一個人的挫折遭遇和困頓突破，反映人性和社會的根本問題。此書所表現的文學風格，與內容旨趣密切結合，語言技巧，較諸「家變」更趨前衛，王文興藝術精神的發揮，於此最爲淋漓盡致。

（封面設計：王文興·楊維中）

王文興

福建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台北師大附中畢業，台大外文系學士，爲「現代文學」雜誌創辦人之一。留美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 Iowa City）小說創作班，獲藝術碩士學位，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擔任小說課程，提倡精讀。王文興出版有「家變」（洪範版）、「十五篇小說」（洪範版）等書。「背海的人」爲王文興繼「家變」以後所撰之第一部長篇小說，殫精極思，耗時

Handwritten: HAN 422/2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操！我操！他媽了個屁！操他娘！狗！狗屎！狗屁！到這鬼地方來！媽了個——烏龜，就是烏龜，龜頭，懶叫，吃我的懶叫！吃牠！吃！龜公！——相公！兔子！白兔！狗養的！狗皮！狗屁！狗爪！狗腿！狗懶叫！狗頭！狗屎！狗牙！狗蹄！狗鞭！

爺怎麼會到這地方來的？真真他媽個窮途末路了！爺記得只不過十天以前都還落落實實的身居台北的，這片時那台北倒是像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事，台北似乎業都已經變化成了一樁回憶——台北之對於這一個小漁港而言亦如同是有高空的月亮那麼樣的大老遠。此處，大約還沒有多少人曉得在這島上竟有這麼的樣的個小針點子，離隔台北多不過繞五個小時——四小時，趁火車；一小時的步行，健足運動；然之，我卻恐怕我再也沒能回得去了。歇腳在這裡也好，日，這裡挺好，那一邊山坡上甚而好到周到天主教堂都有——而山下頭港裡面蹲滿了妓女戶跟色情茶室。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現下住的地方匍在一座跟那一座山巖巖然相對的比較起顯得很矮而平的小丘上，躋身乎天主堂與妓戶兩者之間。

操他媽的這下下個沒停的雨，算着從我剛來這個破地方的頭一天就在下，跟着每一天都有；不下落的時候那幾座山嶺跟海水都已經夠蕭索儉寒的了，再下個雨顯得更蕭索儉寒到難以爲

情之地。Oh，操這一些個山，這灰海，操這個天，這嘩啦嘩啦的沒有了日的雨，這個烏碌碌的黑夜，這個地方的一切，這個地球的一切，所有的人類，社會，文化，體制，經濟結構，錢，對的操牠了個這金錢，還有所有那些有錢的人，還有所有從前的人，所有未來的人，操那些我的祖先們，操我的以後的子子孫孫，Oh，操我！

我叫出來的話就像汪汪的狗的嘯號之聲，是底，毫無意義的犬吠，立刻消散飄遁在浩浩黑夜之中，存不下一痕一線的蹤跡。但是我就是要發洩點什麼，爺就是要扯起喉管號叫點什麼。這幾天爺特別的有這一需要。難道這是想要寫回憶錄個不成？爺大概是也到了想寫回憶錄的年齡了。呵呵呵，也得了這種老年病。我不會寫回憶錄，絕不會去寫這玩意兒來的。要寫回憶錄的話，首先，你得是一個名人。——彷彿只有名人纔會有回憶。運氣不好，沒來得及超越飛身躍成名人，已經「華年如流水」，浩浩東流，想抓也撈抓不回来了。患先天不足之症。就叫我現在痛下決意，預備閉戶十年，寫成一部回憶錄，也沒用的。回憶錄，確實的是一種奇怪的寫作方式，全不靠的「以後」的努力，而倒是靠的以前的努力——很有點像是整拿一筆人壽保險額一樣的。此外寫回憶錄的另一個缺點是，也是拿筆來寫作的缺點，一持起筆身來就會不行再生暢所欲言的狂講的意欲，——筆桿因而是用來阻礙思想的，而不是藉其學生思想的。所以，爺現下所說的純粹都只說給爺自己聽——不，不，爺連自己都不要聽，爺只單單願要說說，不，也不是說說，爺只要吠一吠！

很黑，不僅僅房屋裡黑，屋子外頭也同樣濃厚的黑。那一方像豆腐干大小的透氣窗眼我現陣巡找牠也找不着牠在那向。室內，跟室外，兩處地方的界限，全然已分不清在哪地；牆在那兒覺

也都覺得牠不出來。小蠟燭殘梗剛刻繞滅去。我是這麼樣一個特獨的異常仇視光線的人。經常在房屋裡頭的時候，白天時，我都特愛喜房內暗暗的才成。至若是夜暗，則更要特黑特深特好，爺就尤其頂討厭的那半黑則又不黑，說灰卻又不灰的夜晚，那一派腔調兒的黑夜爺只覺得刷亮亮得個刺眼。而逢晤自己獨自一人和自家子私底交談的時候更甚的要求愈幽黑愈是好的。我這樣的大不喜近光線是不是因的是我只有壹隻眼睛，只有左眼睛，的關係之所致也歟？莫非是一隻眼難難以負荷起雙個眼珠所負荷的光線之所致？再喝個牠一口大的，……摸索摸不着酒瓶鑊，差點沒把牠打翻。喝起來聯玻璃杯都沒有，倒扭着咕嚕像喝巴拉松一樣。噠，祇怕巴拉松比諸這大衆化的瓊漿，台灣太白，要還可口一些。

操他媽他奶奶的個這個混帳鬼地方，這個狗屁海港。雖道牠的三面圍着都是山，草木蔥蘢蒼深，但是這一座港卻像一禿沒有頭髮的害癩痢的亮疤一樣的，只有一區黃沙，丁點的片草片葉都不萌出。甚至與連一棵尋常即表明是面地屬台灣的旗幟底那普通修長椰樹都沒有。這小港簡直就是一塊沙漠——大概算列綠洲裡的沙漠。講起沙漠，這個港也真是名實雙符，港本身就連是一滴滴的可以喝的水都不出，縱管牠對的是過多過脹的太平洋的汪汪大海，那無疆的苦極鹹極的洋水竟一點也喝不得個。別作白日夢有什麼玩意兒謂之自來水，這港裡頭喝的水戶戶皆同地以竹管竿竿運接山上的泉水充用。都落得到汲汲清泉的地步，活活端的是猶處在史前石器時代，怕那一天誰曉得說着來就茹毛飲血了也未可知。不都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曾見得的有魚上來了？照着看深怕再過幾個月都不會有來游的希望。當下這個港呈示的是一片極寂的死靜。數倒呈蒼白面之泥灰

的方碼頭上稀有幾個行路人。總共也繞不過20條左右的機器漁船像沉沉睡失過去一樣的守下傍聚在港口裡。偶或會有二三隻的人工搖櫓舢板寂然無聲的幽然出入，在經時不更易的大灰空表之下。這塊地疆的天色的確特特份外來的古怪，每一天之天色都一般，每一日之內的天色也一般。早到晚一連延的一例灰幽；只惟單白天和夜晚之間有不同：——白天屬於灰鴿色，夜晚則屬黑塗塗。一港全通加起來算不到上800人丁的地步；仰靠打魚過日的人數就佔了一半，下海討魚的人數約佔一百多人——全體失業，漁民眷屬大概800人——也全體失業。但是聽說要有魚羣來臨的話這小港可以容納大抵幾近百條船隻——大多數都從他港一攏而來的——到了那時聽說這裡住的可以到千人以上之數。但是現在情狀大差大差了己。只不及800個人。此個好地方叫做什麼名字？！深坑澳。好，起得真好！大概默蘊得有象徵的意味——；還是純為寫實主義？我看兩樣都沒錯。百不一見的個奇罕的「誠實」例子。底確是深坑，三面都是山，絕斷在後面的一座更是尤其的高得出奇，深透進茫茫雲霧裡邊。此重高山并且延行環繞到居右的那座山拔的後頭去。假如打從山底下的海港位置舉頭觀望上去的話，會看到高的這一面從山腰往下跌踞的有好些的腋下窩和大腿股，半腰的再上圈繞得有鐫刻直進的緣海的公路，——該路緯連蜿蜒到港右的高山上墜那裏來了。港右邊的區在後位的這隔高山看來酷然像着那高區的，稍畧帶一需微弧彎的蓄水山壩一樣的。倘然從港內抬頭看那邱區在右首處的屏障的山上，入目見到的是一路溜下去的，像面撞球檯桌布那樣的綠柔草地，種在上邊的有小許之如顆粒球那樣的森青細小圓樹，彷彿簡直就看來眼見着都要墜滾到該青草傾坡的坡下邊，看來好些顆好些顆這小圓樹皆近緊攏在該片蔽坡的坡尾處。居左位的那一

邱的牠的邱坡面上，露裸出來的有一方正規範的沙磧開墾地，處兩旁邊疆的烏綠小灌木植物看着倒就甚似在一傍旋捲了起來了的地毯的圓捲捲兒一樣個。開出來作為耕作園地的這片沙地呈露一條一條兒的陷紋，猶如一豎洗衣服用的摩擦衣襪的濯洗板片。另外在左邊邱山的後位險起的有更超更突的幽藍色的孤屹尖峯——時不時有的頻頻望見得到有些獨行的小雲朵踽踽的在上摩身駕駛過，形同剝腹自殺一樣。密連籬圍住這一個海港的山乃像它是一個胖媽媽一樣的兜抱住這一個港，港邊的密集小漁船活活像是一解跳蚤那嚙個的蔽生在她的她那寬嘆嘆，酸酸的，胖膀臂——不，大腋窩——的裡邊。而殆不判別港裏或是港緣，居然連着是即只一戶的日式居住宿舍都无有，自然日本人來這裡過的，可卻是他們沒有賸留下房屋來——是否他們久久以前就已看出來這塊是一個不適人住的地方？可別別先顧到牠究竟是不是宜於居住的地方還是牠還有個什麼其他別的，這兒不管怎麼樣說這都是一個沒有過去，沒有一層層的歷史背景的地方。牠，深坑澳，之現在就是在環抱的山腹下的這一個個破破爛爛的七橫八豎的污穢房舍上：除了那座「媽祖廟」之外，全般的房子一般樣的都是以木板拼搭釘組而乃成底，或則索性是猶更陋簡的草房。可是話又說回來，假如連同到附近的山間的房子一起算檢了牠個詳備的話，到確確的可竟亦且有一舍洋房，當然是這一帶地區裡相當之乎「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那麼樣的一個，還真正的是「真材實貨」的鋼筋水泥玻璃合起來會首而成的，就是那蝸天主教掌有的教堂。牠倒像是還是還很知道不當打破掉山圍圍護下的一般貧困的優美和諧的那麼的個似的，隔得遠遠長長的臥匍在左邊那巒山中腰之間。

爺在這裡這麼的樣兒的到底還要繼連的呆下去多久？爺鬧到「山窮水盡」底最後一步地境了

，選丟賸下的惟一單獨的一個猶選可以倚恃暫然討生活的出路是往海裡面去拾魚，殊不知剩下的這一點點希望也都白白落了一場荒空，沒想到你企索魚的時候竟沒有魚，只落得一直貫的下來在在這裡徒喝冷海風。爺看樣子是只有在這裡繼續窮泡泡下去了，一直到上了魚來了為止。是這樣，朝那一個地方去都不恰當——往台北去更是過去不得。這小漁港說什麼或多或少都還有牠的某一種寶貴「安全」功能。回台北是絕對不能夠回去，警爺們正在等抓爺——止即爲的是那樁關到「萬利雜貨店」的點芝麻大小事情；但是還有更加難拿炙指的事是那條「黑面虎」此際在台北他也正在耽耽地等逮到我——他要爺至多一個禮拜之長就必需要通通還清我那——據他說是爺欠他的——萬伍千塊錢。他說爺那一目剩下的單簡眼睛算是他的，還想要那個眼睛的話快點拿壹萬五將之贖贏回去。爺他媽的個倒了三百輩子的懶叫楣他娘的碰上「黑面虎」。他媽的吳小毛那截混蟲兒更益——他媽的個吳小毛假若再有一次不巧要教我碰上了——*haha*。換了平時爺那一次動作花巧不乾淨俐落，有那一次裁過了根頭來了的，這次分明的是叫他們事先準備了的，早就處心積慮了的，叫給擺平掉的。一開始爺就察覺到這一窩子一個個身上都帶上尖把戲，爺正正想要：——走爲上策，豈知立刻叫按住，溜跑不贏，只得照着他們的意思，「隨意多少玩一玩」。玩了一玩，一忽忽功夫爺就大大方方送上了六千之鉅，毫無疑問是叫他們給「濛」上「抬轎子」的方式教「抬」起走的，爺眼睜睜的就這麼着聽任別人給「宰」了。爺看着再這樣下去不是都要輸了個脫褲子出來了不是；就少少運一運活腦筋，止不住指上一些兒小動作，未料剛剛還纔沒露那麼一丁端頭極，立刻就被他們一大陣窮囁囁給當場捉逮到了。好——好——挺好——這番就當上它是爺本人活該

倒霉，但是爺已經說過了「一句話！」——這一盤爺輸的一定還清，他媽的個憑什麼「黑面虎」他還要連同顧老四，吳小毛，徐老七的三百年前他們輸掉給爺的幾個「糊」一概也要退還——因為他說他們——顧老四，吳小毛，徐老七——都是他的拜把子兄弟。你說有沒有這個理？更何況吳小毛那一趟是他真正不如人把錢自動自發地滔滔輸送出來，竟然不怪他自己，居然也一齊轉賴到爺的頭上來了，你說你看見過像似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無恥事情了過的沒有？那一回這個死沒出息的吳小毛他暈醉得像一隻蠢豬，不待爺去費心施他的手腳他都十有九輸——爺那時只是一心一意的專顧着去「收」錢，爺一丁點兒的手腳實實在在講真話都沒能夠有機會使上來。他媽的結果他輸了錢了都還不肯認輸，以後每隔一小會兒吳小毛這小子就要來爺爺王府上來「討」了起來了，——沒得說的，自然的是不能拿。他又約了爺出來說再殺牠三百回合，爺想「很不壞啊，這回又有肥母雞好「吃」了」——誰知道這回聘了尊森羅殿裡的「黑面虎」坐在局上——方知道原來是演「抬轎子」。爺那裡來的再去撈個一萬五的數目上給他，錢嘛，這玩意兒，快活來：快活去！早就化得個沒得有一絲屑蹤影了——所以纔如此，這一回——仍舊還是來個一個「走爲上策」。至於道「萬利雜貨店」的那一門「法律案件」，那一起爺的親戚同鄉們都未免傷在爲人氣度不足，一雙眼珠子只瞧得見台幣美鈔，再憑什麼其他的統統看不見！他們居然告訴爺爺藉用聚本開業爲名，暗中有做撞騙斂財的花樣——罷，罷，罷，爺只不過是偶然間一時轉過來借助一下用它一下子——幾時又說過本爺他媽的個不還牠個來說着？況且纔僅僅只幾文小數目？韓八朗不過最多也只是那麼一點屑籌備費四仟塊錢。這四仟塊錢能當得了牠個甚麼，爺只需上一回檯

局，那一局撒手縱擒其不是幾千完又幾千的來去來哲吡？爺選退便還麼又有什麼的多大不了的難事。而且爺就痛痛快快管你的把一籠統這幾個不到乾老鼠尿大的「小囡囡糖果甜嘴額」坦坦誠誠教給花掉牠來又怎樣？做上親戚同鄉的不就該這麼樣，負有「通財之義」的責任的嗎？倒竟至不曉得猴急猴急個什麼，只不過纔慢個兩個月的功夫，一個個就「狗顛屁股」，忙不贏的去法院裡的鈴鈴的「按鈴申告」。——這還算是那一型的一門子親戚嘍，這還叫做什麼同鄉不同鄉的個？做到這麼樣的了的地步，是有情沒有情？Ah? 有義沒有義？Ah?

事實上這一幫人全是打公同一個胚子裡頭產製傾瀉出模子來了，一年多以前那一次「華南出版社」的鷄巴毛懶叫事體子，也一樣的好比火燒他們的屁股了那麼的個急巴巴地整上來，皇皇然簡直就像慌着趕辦喪典的那麼個樣式。而不可解的是那一回本爺僅僅只借了兩千塊一些些小數項的保險鐵櫃裡頭的金額，這個更且算得了甚麼？而我也沒說不還的來哉了的一丫？那一個一副虛弱陽痿神相的業務經理居然的還且打着揚州國語，白黃着一張臉，音聲發抖着鬚髯像是正在打擺子的那個樣相，結結巴巴冒道：「你……你……你說你怎麼對得起姚老前輩……你偷錢……你偷我們的錢……明天……明天你不要再來此地上『班』了——」我都害怕下一項他會不會昏厥了失過去。「……我們做什麼事情都是以『仁恕』作繩則的……我們這一次也不找你還那一筆款額去了——我們也不向法院對你起案——什麼都算了算了不管了……我們很特別的替你留下來一條可以供你自新向上的餘路……你……明天你可以不要再來上辦公廳裡頭的來轍。」有這樣好的事？特殊特地的給我一條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道徑？錢也不要還了，官司也不要打了！我都奇怪怎

麼幾時我運氣變的這麼好的？它起來了。當那一個時刻爺看透了出來：他們不是什麼特爲仁慈的要給爺一條得以自新之路的甚麼了的，其所以這麼做的真正的原因乃在他們意想阿好奉諛姚老前輩，是以故他們不好太如何跟我留難拗不讓釋。至而到了現在，再據爺的更透一層的看法探測而得：猶還不是這一個關鍵，而是，他們之害怕上了我這一個人的了來了，怕我不曉得以後會怎麼樣的報復上他們。就是這麼樣一通體事兒。那個姚老前輩，他媽的，那個老古董，那老混蛋，老狗！一身像武大郎似的那付樣型的「五短身材型」。他平常時候總率常是採用坐的時候比伸直挺站的時候要益更多來的個一些些，——他似乎很長擅掩障他自己的疵漏弱點，而同時還甚勝長揮發他的軀身上的優點，（他上半身較長），以是坐起來他都看起來還瞞高的，假如不是坐到起來時比站起來要還高。坐著起的時候但見他那兩根倒垂下來的長黑眉，像一匹海狗一樣然。兩張紅得像豬紅磚塊一樣的臉巴，那一個要靠近他可敬請不要忘了和他關一段段距畫，好避免衝到他那股濃厚的口臭。我一剛纔伸腳踏進他的那月客廳，正當我自己先即想與他說明說明這是怎麼一回兒事，未及臆料他就已經先開口過來了：「你不要講了，不要再講了，我什麼都知道，都知道刀亡勒——你快快給我走！給我快快就走！你不要再給我到這裏來了以後——！」与老伯，請聽我講，請聽我講——」我正要編創一個理由繼續望下說下去，「你不用講了，你講的話我從現在一個字都不可能加以相信得上去，你是一個不可以讓人給予你「相信」的人——而並且你更是一個忘恩且負義的人——我從一起初就一盡幫到你——幫你選調，幫你打醫療證明，以後又幫你退伍，幫你找生活覓工作——沒有想到你恩將仇報，你居然以怨來報德——你一眨眼功夫便把我的面子全叫牠丟淨

力，——你知不知道現在傍的人在怎樣地個說我？我這麼樣而今「信用」倒底還有沒有了？以後你說說看還有甚麼人敢於相信我！！——今後我還能介紹上什麼人去？此後還能再幫助甚麼人的來了？——好力——你現在可以給我走力××！」這老頭子他正擬轉身斃進去，而巧不巧在這時候女傭阿花她正斟了一杯熱騰騰的清茶來擺到我的腳前面的茶几上頭，——姚老頭子他爲之氣得鼻頂仰天得高高力，不動立在那兒。我彎胸舒起來茶杯，我掀開玻璃杯遮蓋，我把嘴沾湊上——然則我並沒有汲飲一口，我咯吐了一口唾液下杯。我放下了杯子，抬頭從從容容說道：「不錯——老伯——這一件事算是我的錯——算是我對不起了您，算我十分對不起您——而事情到眼下這步情態事實我也不敢跟您再要求企望什力，祇惟獨希望的是您還可以留一條路讓我走下去，祇獨獨希望您猶還幫下忙在親戚和同鄉的面前還請您略爲包——」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說，他這麼說。

「是是，老伯，不過您就得饒人處且饒人——」

這時佣人阿花她又××××××××××地喘了進來，她這一回是替我送煙進來的。

「那這個你何管不到——你把我看成甚麼人的來力××××××××××？——你也把我看爲是一個說長道短，直跟普通的一無所知的女人一樣的人力××××××××××？」值此同時他急忙又偏過頭來對這一佣婦說：「ā？你不要總老是不斷在這裡進進出出可以麼？」之後他又轉頭過來往我說道：「你可不必要擔這一個心——嗚，我懶都懶得去顧管你的閑事——你好給我就走啦吧？」我就就走，就走了走出去去力××××××××××。這個老頭子他說他不再「顧管」我的那一些「閑事」，但是他卻全然賺了出去了！「萬利雜貨店」的

那一宗事件就是他廣爲宣佈宣佈出來的，據他們如斯的說。雖然他開頭並沒有說了出來，然之當他們一問起他來的時候，他就麻口袋倒米似的滔滔不絕地哇啦啦一氣說出來。這一種悖信負義的渾蟲老混蛋，還居然敢說是我在忘恩負義！他，老奸賊，固固說是幫了我的忙，可是爺那一次沒曾經奉送上禮物到其門上去嘍來的？這一些年來爺他媽的沒時時都爲他跑腿跟打雜什麼事情都辦到到來者的？前一段時候他還貪上了宗——污——護庇商人購買水泥，拿回扣——出了大紕漏——這又是算的是什麼大有光采的事體？——他而且還叫我三更半夜攜着禮物到各門關節眼處去上獻禮——居然他連這個非同小可的拔他出水深火熱的幫忙他都儘忘得個一乾一了——一淨的啦？原來乃是過得河來便拆橋的人。他媽了個巴子的，這老奸猾，老悖信，媽個了戾，媽了個戾，媽了個戾！

他所說的什麼「醫療證明」——實際那是我的病！他說的像好像竟然全部都是他的功勞所以致之。妙，妙的很，苦痛備遭銼擗的是在下這個我，而竟卻是反而他倒佔盡了所有的一切佳好山水。我受患的是鑿鑿確確，一點不含糊底胃出血！一大股一大股如流泉似地往外翻！簡直就像是一個獻身輸血救國的豪勇凜冽忠烈一然！而我的這個病選居然需要「證明」來去證明上牠——而我竟然選得不了一張「證明」來。要退下來在我的身上的幾種病裡頭排起來審諦一番還很可能獨獨有這門胃出血夠說得上有大家之象，而本爺的其他那一些個病概都沒有門可賚入得了選，即便就是爺的那一珠壞掉的右眼目也都選濟不上接受可以獲得蒙獲「當選」的資格的了的個的而來底。而這個胃出血選得首先已自具有的有一幅「證明書」——直就像是初生的娃娃哇啦哇啦生下來時候小拳頭中就需得掌有一張「降生證明書」才實實在在可算是生下來了，要不然選得等於